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二十四回 赤鬚龍義靖村坊 母夜叉計和甥舅

詞曰：英風四被，誰來勁敵堪稱技。羨君談笑鋤強義，安境良深，掃盡烽煙地。孤蹤無托今已矣，無情欣遇周親誼。盤桓共嘆相須異，骨肉周旋，何限殷勤意。

右調《醉落魄》

話說抹穀大王自恃拳高力勇，先使了三個架勢，然後叫匡胤使過了架勢，彼時交手便打，將平生學的妙法，盡數使出，意在必贏。不道都被匡胤閃過，那時心下卻慌，拳法錯亂，胡意的亂踢亂打，勉強支持。匡胤趁他胡亂無紀，伸手把他左腳接住，往後一推，就把那大王仰面朝天，跌在地下。匡胤就像桃園裏打母夜叉一般，趕上前去，用腳踏住胸膛，舉起拳頭，望著鼻梁上就是一拳。又把那大王周身痛打，恣意奉承，但見他一起一落，就如搗蒜一般，祇打得大王哎聲不止。那些嘍囉又是懼怕匡胤力大高強，誰敢上前解救？這千家店上的居民百姓，都是立在一旁乾瞧，也不上前解勸。內中卻有幾個老者，恐怕打出禍來，慌忙挺身而出，分開眾人，一齊上前把匡胤抱住，說道：「漢子住手。這是我們地方上的寨尊，你行粗魯不打緊，祇怕要移禍於我等，那時大王一怒，我們百姓怎禁得起？還要你忍耐三分，纔是保命全生的正理。」匡胤亂聽了這話，祇得把手住了，喝一聲：「狗賊奴！俺待把你打死，且看眾人面，在此討饒，放你去罷。」那大王爬起身來，得了性命，不顧鼻青眼腫，跨上了馬，也不去別處抹穀，帶了嘍囉飛跑的回山去了。正是：

頃將斬將奪旗志，頓作追奔逐北形。

當下匡胤見大王去了，哈哈笑道：「這等狗賊，虧他自稱甚麼大王，一些本領也無，還在人前夸口，賣弄精神。」那些百姓一齊埋怨道：「這多是老王不是，自己不出來抹穀，偏著這後生舅舅出來招災惹禍。大王此去，決往山寨裏調兵，此禍非小，我們怎好？」匡胤道：「列位不必埋怨，休要吃驚。我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既有本事打了這強徒，那裏等他去調兵？俺今就到他的巢穴，務要刀刀斬盡，劍劍誅滅，索性與你們除了大害，顯一顯我素性雄心。若使有頭無尾，移禍別人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。」說罷，氣沖牛斗，跋步欲行。內中便有一個多嘴的說道：「好漢且慢，你既要尋他，何必遠去？這大王的家裏，現在我們村西居住，相去半里之間。他家用的是朱紅油漆門，極是高大。他家裏有老母妻子，上下多人。若肯尋到他家裏了事，纔算你是個真正好漢。」匡胤聽說，那肯停留，叫道：「列位，你等各幹其事，不必顧我。俺須好歹尋到他家裏，斬草除根，不留分寸。」說罷，往前便走。那些老者叫道：「好漢莫要性急，那大王的妻子也是強異異常，不避水火的人，你此去枉送性命無益，不如不去了罷。」匡胤祇做不聞，飛步往西而走。

約有半里，果見路北裏有座高大房子，那朱紅門楣，極其軒昂，如衙門相似，卻又緊閉無人。匡胤走上前去，把門敲擊，不見有人出來。心中怒起，把雙拳在門上如播鼓般狠敲。略停一回，祇聽得裏面有腳步之聲，隔著門問道：「是那個叩門？」匡胤在外，怒聲答道：「我姓闖名禍，東京下來的，特要尋那欺善怕惡的狗賊，與他算帳。」祇聽得一聲響，便把兩扇大門開了。門裏立著一個白髮婆婆，見了匡胤，定著雙睛，把周身上下不住的看，叫道：「君子，你敢是吃了酒來的麼？」匡胤道：「清清白白，又不去擄掠良民，那裏有得酒吃？」婆婆道：「既未吃酒，為何君子的面目如此般紅？」匡胤道：「我本生來面色，與酒何干？」那婆婆好言相問，見了如此回答，又是怒目睜睛，這等凶勢，心下摸不著路，不知所以，祇得又問道：「君子，你既從東京而來，有一個像你紅面的人，名叫香孩兒，你可曾會過也否？」匡胤聽了，大喝一聲：「老乞婆！你敢犯名亂叫，無禮於人？」那婆婆被這一聲，祇唬得戰戰兢兢，不敢作聲，心下暗想：「他怪我犯名亂叫，莫非就是我的外甥麼？」偷眼再看，依稀相像。祇得大著膽，不顧呼喝，走近身來，拽住了匡胤袍服，叫聲：「我的親外甥兒，你莫把我看是別人，你的杜氏親娘，便是我的女兒，我便是你指揮爹爹的岳母。你是生在夾馬營中，乳名叫香孩兒。我那年與你母親相別之時，你纔七歲，至今十餘年，杳無音信。不想你今日到此，未知有何緣故？你可訴與我知，休要隱瞞。」

匡胤聽了，暗暗吃驚：「我本找尋強賊而來，怎麼走到姥姥家裏？莫不一時性急，走錯路頭？但此親情，未知真假，我細細盤他，便知分曉。」開言問道：「老人家，你既自認親情，可知我母親年庚幾何，生來容貌怎樣？道得一字不差，我便認你姥姥，若有半字支吾，休怪吾直性吵鬧。」那婆婆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你這小闖子，倒要盤起吾來。我若不與你說明，祇道我果是冒認，我且說與你聽。你的母親是辛酉年八月十五日子時生的，目今年交五十二歲，身長祇得四尺九寸，生得鳳目柳眉，端莊穩重。這便是的確的明證，你去細想可對也不對？汝若再有疑心，我再把你父親年庚相貌，也便與你表明，你須信服，沒得說話。」匡胤聽得一字不差，諒來是實。連忙跪下道：「姥姥，你果然是我的外祖母。我便是香孩兒趙匡胤，祇因在汴梁闖了大禍，逃至關西，正在無處投奔，不想鬼使神差的叩門相遇，真是天幸。我母親在家，也常挂念。我方纔多有冒犯，望外祖母恕我無知。」那婆婆大喜道：「這是不知不罪，休要挂懷。」忙把匡胤扶起。又見生得體態雄偉，儀表冠冕，心下更加歡喜，道：「我老人家這幾日間得喜鵲連噪，正在尋思，不想是外孫兒到來佳兆。」說罷，扯了匡胤的手，領至後堂坐下。分付丫鬟看茶。

茶罷，匡胤便把紅漆大門動問。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你卻也不知，這是朝廷的御果園，收果子的衙門，所以如此。若是百姓人家，如何敢住？」匡胤道：「恁的，請問二位母舅，如今多在何處？」太太聽問，兩眼汪汪，說道：「我兒，一言難盡。原有兩個舅舅，不幸你大舅舅死在任上，祇剩下你二舅舅，名叫杜二公。雖然事我百般孝順，家內歡娛，祇憂一件不好，他倚仗著一身本事，武藝精通，專管非為歹事。前年領著老身，帶著家口，來到此處，倚強壓弱，把人家管的御果桃園，奪在手中，強住在此衙門之內，呼嘯平人。不道欺心不足，又上太行山去，坐了第三把交椅。時常抬著狗肉，到那村坊鎮店之上，敲詐鄉民，挨門排戶，叫百姓出來抹穀，自己稱為抹穀大王。靠著山寨上做此勾當，滅害人。這畜生若得改惡從善，老身情願吃齋念佛。」說罷，頻加嗟嘆，拭淚不已。

匡胤聽了這等言語，心下不勝驚惶道：「坑殺吾也！怎麼這抹穀大王，就是我的嫡親母舅？做夢也不知其情。方纔打了這一頓，怎好與他相見？這都是吾的熱心太過，致此莽撞之行。」輾轉躊躇，懊悔無及。當時思想了一回，暗道：「吾今有此大過，不如央求姥姥說情，於中調停，便可解釋了。」復又想道：「倘姥姥說了，母舅不肯聽從，我趙匡胤這犯上之罪，如何可免？」心下愁思百結，竟無一策。追思半晌，忽然暗喜道：「是了，常言道男子肯聽婦人言。吾今當請舅母出來相見，面求解勸，自然無事。但不知可有舅母也不曾？」遂使問道：「姥姥，原來二母舅是位英雄豪傑，正也不忝名門，頗為可喜。不知可娶舅母也未？」太太道：「就在本處娶討一房妻小，祇是也好橫行，招災惹禍，因此老身更添愁悶。」匡胤道：「這也不妨，英雄配偶，理固相當。敢祈通報，請來相見。」太太道：「且慢。聞說昨日往桃園裏去了，敢是此時尚未回家。」

匡胤聽了，又是驚呆：「怎麼往桃園裏去了？難道昨日打的這位就是不成？」便問道：「姥姥，你家的桃園，不知在於何處？」太太道：「這所桃園，就在千家店的莊梢，相離里餘之路，可喚丫鬟請來，與你相見便了。」隨叫一個丫鬟出來，對他說道：「你可往桃園去，請你主母回來，說有東京來的趙公子到此，請他回來相見。」丫鬟道：「奶奶今日清晨回家，現在房內安歇。」太太道：「既已回來，快去通報。」丫鬟答應一聲，走入內房報道：「奶奶，東京城來了一位趙公子，就是太太的外孫，太太叫請奶奶出來相見。」原來這婦人因是昨日被匡胤打壞，今日回家，正在房內睡覺，聽見這話，暗自思忖：「我久聞東京趙家外甥，乃是當今豪傑，今日到來，禮宜相見。祇是可惜昨日那偷桃的賊，把我打了一頓，渾身疼痛，行步艱難。」勉強起身，往妝臺前整頓烏雲，把菱鏡一照，但見鼻青眼腫，殘破難堪。祇得把些脂粉滿面搽蓋。梳妝已畢，換上一套新衣，挨著身上的痛，慢慢的走出堂來。先使丫鬟通報。匡胤立起身來，留心往裏一看，早驚得面如土色，暗暗跌足道：「壞了，壞了！果是我誤打了裙釵。得

罪母舅，還可委曲解釋，今又得罪了舅母，這事如何可解？卻不道兩罪俱發，誰來講情？」沒奈何，走上前去，曲背躬腰，叫聲：「舅母大人在上，外甥趙匡胤拜見。」那母夜叉還了禮，將眼往外一看，唬了一跳，往後倒退幾步，肚裏想道：「這不是昨日在桃園裏打我的紅臉大漢麼？怎麼就是我家的外甥？但是舅母被外甥打了，羞也不羞，我還有何面目去見他？」轉回身來，往後就走。

那太太見了，登時大怒道：「這賤人卻也作怪！平日間見了外人，尚然潑喇喇，有許多說話，今日見了外甥，反是這等小家樣子。我兒，你且坐下等著，待我親去問他有何緣故。」說罷，往後要走。匡胤暗想道：「我如今若不說明，姥姥怎知就裏？」遂走上前來，一手攙住道：「姥姥且請回來，尚有說話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休要扯我，待我問他一個端的，為何見了別人不怕，見了外甥就羞怕起來？」匡胤道：「姥姥且休動怒，內中卻有隱情，待甥細說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你也說這混話，你從來不曾與這賤人相見，怎知有甚隱情？」匡胤道：「姥姥有所未知。我昨日未進千家店時，誤入桃園，因見園內鮮桃生得異種，況在初冬，覺得希奇，一時動了喜愛之心，不問而取，食了幾個。卻被丫鬢見了，報知舅母，舅母就拿著兩根鐵錘，趕到跟前便打。」太太聽了大怒，一手指定裏邊，高聲大罵：「賤人，你這沒廉恥的劣貨！外甥吃了幾個桃子，能值幾何？你便拿了這鐵喪棒去打他，可不打傷了我的親骨肉麼？」匡胤慌忙止住道：「姥姥且休煩惱，外甥還有話說。那時我一則未曾會面，不知是位長上，二則我生平賤性，不肯下人，因此得罪了舅母，致有害羞。祇怕舅母因羞成怒，外甥受責難當，還求姥姥做情解勸則個。」太太聽了，方纔明白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且放心，這是從未識面，一時得罪何妨？待我與你和解，你舅母自然不怪了。」

說完，來到後房，正見母夜叉獨坐床沿，羞慚憂悶，見了婆婆進來，即忙立起。太太叫道：「媳婦，方纔外甥告訴與我，昨日他在桃園經過，偶然見了鮮桃可愛，因此吃了幾個，你就將鐵錘打他，也算你倚大欺小，量窄不容。然從未識面，卻也怪你不得。自今與你辨明，便是一家人，長幼定分，再無多說。你可同我出去相敘，方是正理。」母夜叉道：「婆婆休聽一面之詞，這是油嘴光棍，專會騙人，他昨日打了媳婦，倒說媳婦打他，真是屈天屈地。婆婆不信，親看媳婦的傷痕，便知真假。」說罷，掀起衫衿，唾上唾沫，把臉上香粉紅脂一齊抹去。祇見他黃瓜一楞，茄子一搭，滿面盡是青腫。太太看了，也是暗笑，祇得說道：「按理講起來，原算外甥不是。但你做舅母的，也有三分差錯，我平日間常與你說，我家有個紅面外甥，自幼極是頑劣，你也聽見，難道一時就忘記了？你昨日未曾爭打，也該問他姓名，你怎麼這等粗魯，有此過端？如今這事，兩下俱不知情，總總不必提起。快依我出去，我便叫他與你請罪便了。」母夜叉聽了，不敢違忤，祇得跟到前堂，還把衣袖兒將臉遮掩。太太道：「你們今日見了，不必再說，彼此舅母外甥，原是一家人，可重新見禮，盡都消釋。」母夜叉聽了婆婆分付，祇得把袖兒放下，露出傷痕，垂頭不語。匡胤上前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舅母大人，甥兒未睹尊顏，冒犯長上，罪在當責，懇求海量，涵容饒恕則個。」母夜叉聽了，笑了一聲，答道：「公子請起，不必記懷。早知甥舅至親，不致粗魯。是我無眼，多有失禮。」那太太在旁大喜，將匡胤扶起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們既已說明，皆休記懷。起來坐著。」

匡胤道：「姥姥，舅母雖然饒恕，祇是還望與外甥說個大情。」太太道：「方纔我已講過，你舅母已經不罪你了，還要說甚情？難道你打了兩次不成？」匡胤道：「非也。這個大情，姥姥說來有些不妥，必須舅母肯說，方可依允。」太太道：「這話一發糊塗，我卻不解，這裏祇有你我等三口至親，還有那個在此，又要說情？看你意思，難道連舅母也都打了不成？」匡胤道：「不敢欺瞞，實是孫兒粗魯，又得罪於舅母了。」遂把王家店的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太太聽了，也是驚駭，暗暗想道：「我的兒媳都被他打了，這事如何理說？媳婦的火性，雖然被我制服倒了，兒子的火性，叫我怎好再服？這個必須媳婦去壓，方纔使得。」遂叫道：「我兒，你這不明道理的孩子，從小專好惹禍招災，長大了還是這般情性。你得罪了舅母，我把這情說了，幸而寬恕。今又得罪了舅母，我若再說，顯見得偏疼外孫，不疼兒媳了，這情實難再說。你既得罪，祇好自己去請罪，倘你舅母也似舅母的大量，或者饒恕了你，亦未可知。」說罷，並不做聲。匡胤也是默然。那母夜叉見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的事情既不與他計較，丈夫之事何不一力承當，也與他和解，覺得見情些。況我細觀此子，真乃英雄俊傑，後必大貴，日後相逢，也顯光彩。」主意定了，開言叫道：「公子放心，婆婆也不須多慮，這些須小事，我便與你們和解。但他本性剛強，急切未肯依允。為今之計，等他回來之時，公子且莫見他，婆婆也不要出面。待媳婦行事，須得如此如此，方纔穩妥。」太太聽了，十分大喜，稱贊賢能。匡胤心中感激，上前拜謝。

說話之間，已是黃昏時候，祇聽得外面人聲喧嚷，火光沖天。有丫鬢進來通報道：「二爺不知何故，領了帥府眾人，在外屯扎，自己將次進來了。」原來杜二公因被匡胤打敗，逃奔上山，與那兩位大王商議定了。點集三百嘍囉下山來時，天已傍晚，更兼心中氣怒，腹內飢餓，未到千家店去，先至家中，欲要飽餐戰飯，然後整備擒龍。當時母夜叉聽了，即請太太與匡胤回房躲避，自己獨坐堂中，兩旁立著數個丫鬢，分付不許點燭。方纔說了，祇見外面燈籠火把，杜二公緩步進來，到了後堂，開口問丫鬢道：「你奶奶往桃園裏回來不曾？」丫鬢道：「回來了，那上面坐的不是奶奶麼？」杜二公聽言，接過燈來一照，走至跟前，叫聲：「二當家，怎麼這時候還不叫丫鬢點燭？為甚不回房去，獨坐在此，有何事故？」問了數聲，並不答應，遂把燈籠提起，對面一照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賢妻，你的面目為甚這等模樣？」母夜叉故意痛哭，祇不答應。

杜二公又問道：「賢妻，莫不有人打了你麼？」丫鬢在旁答應道：「誰敢打我奶奶？這是太太發惱，因此把奶奶責打了幾下，故而在此痛苦。」杜二公道：「為甚婆婆打你？卻為何事衝撞了他？你可訴說我聽，我去哀求饒你。」母夜叉立起身來，帶淚罵道：「天殺的！我從不敢衝撞婆婆，多是你惹下的禍根，連我受打，還來問我做甚？」杜二公驚問道：「我惹下的甚麼禍根？倒要說個明白。」母夜叉道：「你打了婆婆外甥，乃是東京的趙公子，他尋上門來認了姥姥，哭哭啼啼告訴一遍。老人家痛的是外孫，見他被打了，一時怒發，抓不著你，先把我打了一頓出氣。這禍根不是你惹，倒是我惹的麼？」杜二公聽了，心中納悶，叫道：「賢妻，你這說話，我實不明，那趙家縱然有個外甥，從來未曾會面，知他面短面長？曉他穿青穿白？況東京離此有二千餘里之遙，他又不來，我又不去，焉能打得著他？這是無中生有，空裏風波，我實不解。」母夜叉道：「你的外甥，現在這千家店上，青扎巾綠扎袖的一個紅面大漢就是。你在王家店門首打了他，晌午的事情，難道你忘記了麼？」杜二公聽了這番言語，祇氣得目瞪口呆，搓手躑躅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祇因這番謀劃，有分教——策調和骨肉，怒氣成歡。片言指點英雄，邪行歸正。正是：

平旦雞鳴分舜蹠，臨機棒喝定魚龍。

畢竟杜二公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自知。